農巖集

十六

[illegible]識

共十八

農巖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雜識

內篇一

農巖集卷之三十一

雜識

内篇一

孟子熊魚章意極痛切使人警省且其文字開合頓挫有多少曲折熟讀之亦可得爲文之妙以下戊午己未間所錄

以所事孔子事有若若子貢蓋不爲此觀論語末篇推尊夫子處可見

孟子尹士章每讀之三復感歎孟子平生壁立千仞若不可犯而此特眷戀忠愛宛轉惻怛千載以下

猶可想見其心事此正聖賢中正無偏處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每誦此語為之感奮興起
孔明若在孔門當不後顏閔之列孔門自仲弓以下皆仕於季氏彼其親師聖人為高第弟子而猶如此孔明在漢末初非有遯世之志而躬耕南陽高臥不起使其不遇昭烈則蓋將終身於草廬矣是其識見之正大豈不度越孔門諸子哉惜乎其不

得聖人爲師而使後之人得議其所學之未純也
胡不慥慥贊美辭與詩之曷不肅雝語相似
丘未能一焉可以見聖人不自滿之心可以見道理
之無窮盡可以見責人易而責己難
知寂感無二心卽知陰陽非二氣
陽之凝結爲陰陰之融散爲陽
射有似乎君子此語似本爲論射而發詳其語勢與
孟子仁者似射不同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朱子謂此與首章性
教二字義不同此固然矣然章句所謂賢人之學

由教而入者却本修道之教而言盖所謂不同者特其立語然耳其爲性教之實則未嘗異也

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即小德之川流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即大德之敦化也

小人未有無才者丹朱之啓明共工之象恭皆有可以欺人者如鯀之方命圮族亦其自恃才智而然若闒茸無能者則亦無以濟其惡也

司徒主治彝倫故其教通乎百姓典樂主養德性故其教止於冑子其詳略然也

從逆不必謂大惡即一念之邪一事之失即是逆理

便有凶之機
舍巳從人故嘉言罔伏不廢困窮故野無遺賢
賡載之歌作於廟朝九功之歌興於田野唐虞致治
氣象猶可想見
皐陶所掌者刑而禹稱其邁種德則其仁愛及貴虞
庭諸臣蓋莫之先也後或以吕刑三后不列皐陶
爲咎之也此正與世俗以四科斷孔門品第相類
惟明克允明于五刑祗一明字爲用刑之要道始以
是戒之而終以是稱之舜於是乎爲不失人而皐
陶爲不失職矣

不敢不正語猶緩也今朕必往則其辭決矣
率遏衆力率割夏邑率怠不協三率字相疊見夏桀
虐民失民之甚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直是從心上論纔有一毫喜好
之萌則便非一不邇便非不殖後來如漢高祖財物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只爲欲取天下不得不如此
其心則未嘗不在此也
仲虺誥中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具尚書五十八篇惟
此爲然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只此一語可見成湯之心如武成中似無此等語不特數桀數紂之肓恭傲也豈彼或記者失之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明是在位年數若言其生方二歲四歲則仲壬當爲外丙之兄何得先言二歲之弟而後言其兄耶若孟子此言亦出傳聞不可爲據則未可知耳

禹貢五服各二千五百里盖聖人不勤遠略故以是爲限不使過之若其地勢所極不可開斥則不必取足此限唐虞之時都冀州冀州之北並朔漠之

地戎狄所處其勢固不能遠斥矣蔡傳以其不足二千五百里而或意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此或然矣而惡亦不須如此說誠使如此其地當自有郡邑山川可紀者而一無所聞何也

呂刑贖刑之失先儒固已論之矣但考皐陶所謂罪疑乃其罪已得而於法有可疑者耳若呂刑所謂五辟疑赦則乃其罪狀可疑不能核其虛實且如有人以殺盜繫獄而其所殺所盜不明且無詞證可驗於是既難置辟又難直赦乃有贖鍰以罰之是所謂疑赦也若是罪已得而於法有可疑者則

或墨或劓將不知其孰當不當直曰墨辟曰劓辟
也以此竊意其非法之疑而乃情之疑者耳竊嘗
因是論之唐虞之時堯舜爲君皐陶爲士其至誠
至仁旣洽於民心而又臨之以至敬察之以至明
其於下民之犯罪蓋無有不得其情者矣及至後
世德衰詐僞日興而按獄之官又不能明聽審問
如皐陶者故於是有難明之辭不決之獄而穆王
贖刑之法蓋亦由是而作也是其權宜苟簡矣先
王制法之意使有罪者僥免無罪者怨恨而其終
至於富者得生貧者獨死則其爲法之弊誠亦先

儒之論矣然推原其失正在於不能修德誠良得人任法如唐虞之盛使有罪無罪者皆得輸其情而無有虛實之疑故其勢不得不爲此以處之也此恐不但其制法之失而已也

周氏謂商人稱殷自盤庚始據盤庚都河南偃師縣所謂殷卽此也然前此契湯皆嘗都此則稱殷恐不必自盤庚始特經傳偶無所見耳

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據契所都言而亦稱殷矣

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六體諸篇雖不盡以此爲名而

以類求之要各有歸如胤征之爲誓太甲咸有一德之爲訓君陳之爲命多方多士之爲誥是也就中誥體頗不一如湯誥大誥諸誥篇是自上誥下之辭召誥洛誥諸篇是自下誥上之辭又如微子君奭諸篇是人臣自相告語之辭而傳者亦以爲誥體雖同名誥而事體則各不同矣據周禮誥本用之會同與軍旅用誓同爲諭衆之辭則自上誥下乃其本體也而下誥上及人臣相告語亦以此爲名者蓋誥是告戒之義用之上下皆適也然人臣告戒之辭旣以訓稱矣復或稱誥何也如高宗肜

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諸篇同為告戒之辭而或稱訓體或稱誥體豈亦有體格之不同者歟

下民方興相為敵讐召敵讐不怠兩敵讐似相應而詳集傳所解一言下民自相為讐一言下為敵以讐上其義少不同

書言君民之德必曰聰明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是乂說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是憲泰誓曰亶聰明作元后如此者非一二中庸亦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易亦曰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皆以聰明

爲首其義一也

五行相克其自然之序固有不容舛易者蒙嘗思之水木土所克者各一而火金則實兩克焉火不特克金亦克木金不特克木亦克土而火只言克金金只言克木何也蓋金性剛剛者物不易克而惟火克之於是見火之性烈也其克木不足言也木性柔柔者宜不能克物而能克土於是見土之性順也金之克土固不待言也且火生於木而反克木金生於土而反克土是逆德也故不稱焉此又一義也

水火皆不能離物然火則用物水則隨物剛柔之道也

水火之在天日月雨電是也然日月得水火之精氣故終古而不變雨電得水火之浮氣故時行而時止也

水靜物也而以動爲用故流而不息火動物也而以靜爲體故伏而愈明

木者得火之煖氣而成於水之濕氣故其性柔而鑽之則反生火也金者得水之寒氣而成於火之燥氣故其性剛而鑠之則反爲水也

水火之炎上潤下從陰陽也木漸而上有火之象焉金重而墜有水之性焉亦各從其類也

五行之用皆因克而成焉水不得土無以爲堤防之利土不得木無以成稼穡之功木不得金無以裁治而成材金不得火無以鍛鍊而成器火不得水亦無以節烹飪之宜

朱子以漢志二月旣死魄朔也後五日甲子爲差遠日以上文一月旁死魄推之當爲辛酉或壬戌未得爲甲子細考亦不合蓋一月旁死魄卽壬辰日若是月大則庚申爲晦辛酉爲朔若是月小則己未

爲晦庚申爲朔朔後五日當爲乙丑或丙寅漢志以爲甲子者固失之而朱子推以爲辛酉壬戌者益誤此豈記者之誤歟

稽疑卿士從庶民從竊意卿士庶民非一人而不必位同者心皆同也就卿士言之其或可或否必參錯不齊當從誰者爲是也竊以上卜筮例推之當從多者爲斷如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則自無難斷之慮矣盖經特於卜筮發此例使得推見耳

稽疑經文有三從二逆而不言四從一逆盖旣言三從吉則其四從之吉不待言也然就三從之內有

龜筮相違者其吉固不如龜筮俱從者矣若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其從者既多恐不爲不吉而經既無文先儒亦無明論者未知果何如也

演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未子謂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與之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竊考古註唐孔氏辨筮短龜長乃是有爲而言者其實非有短長且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七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竊恐此語亦有理蓋上文既不以君臣尊卑爲差則此不必獨主尊者爲重也蓋經文於三從既歷設君與卿士

庶民各爲一從以見其吉之等故此不復備舉也

若筮短龜長則本出晉卜人對獻公舍卜從筮之言未必其爲定論然以禮記大事卜小事筮者觀之亦似有輕重之差第未知此經只言龜從不言筮從者必以其短於龜也

無偏無陂以下是歌詠之體豈古者以是播告下民以興起其善心者而箕子述之也詳下文皇極之敷言傳以爲上文敷衍之言者正指此一段而言蓋箕子旣述古之遺言而贊其妙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集傳解之曰見於外而有安

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此言其好善之心誠於中而形於色辭也朱子皇極說解此段則以爲自名好德而未必出於中心之實竊意如此者人君固當容受接引以獎勉成就而至於遽錫之以爵祿則不已過乎竊恐集傳所解似得經旨豈朱子後來自有定說而蔡氏實本之耶篤詳朱子說初不以錫福之福爲爵祿其曰與之以善者正解錫福之義則其意亦不謂人之自名好德者便可錫之以祿爵也但所謂與之以善者其義亦未分曉

勉齋黃氏曰精氣爲物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又曰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論其比並則聽比於金也勉齋此語分釋極詳然其義終未曉然蓋比並與管屬誠不同矣然既曰氣之盛者爲金爲肺爲聽又曰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則却是管屬之說非

比並之說也且醫家以耳屬腎腎卽水水卽精是聽屬乎精非屬乎氣而今勉齋旣不廢此說而其所自爲說則又却以聽屬乎氣其說自相矛盾何也若從比並之說則耳屬金聽屬氣而屬字皆當作配字

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行字當句商容上恐本有式字或他字而脫落也今註不察乃以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爲句似誤使之行諸時箕子方被拘繫故解釋之任其所徃蓋亦不臣之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樂者所以舒暢志意故人恒樂其節文禮者所以檢束身心故人恒苦其細密是

以於樂則戒其極於禮則戒其粗此亦進反之義
也

孟子仁之實章小註雙峯饒氏說事親從兄是爲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云云今詳此章之意以事親從兄爲仁義智禮樂五者之實實猶華實之實凡物必有實而後有華且如事親從兄是仁義之實而仁而至於仁民愛物義而至於長長貴貴尊賢即其枝葉條達也智之知斯二者不去禮之節文斯二者樂之樂斯二者是智禮樂之實而以至仁民愛物長長貴貴尊賢所以知之節之樂之

即智禮樂之枝葉條達也若以有子之說比之五者之實即有子所謂本也其枝葉條達即有子所謂道生也今饒氏以事親從兄爲本而智禮樂爲道生恐於彼此文義皆失之也

生之爲性如此說亦可盖人物纔生便有性性即生之理故字從心從生凡言性舍生字不得程子亦嘗引此句論性矣但告子之意專指知覺運動者而言故孟子先加詰問得其所言之意然後折之以理盖單說此一句時未見其必誤及後兩轉答問則其誤始判然矣

孟子仁人心章首兼言仁義而後只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首兼言仁義而後只言義此兩章正好對看蓋前章言仁義就大體上言而仁又是統體故主言仁後章言仁義就用功處言而義較多頭項故詳言義言固各有當也

樂陽也禮陰也陽動而陰靜故樂有發越動盪意禮有收斂靜密意此固易見然記中又却言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此則樂又似乎陰而禮又似乎陽何也（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似與此一理）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禮樂同出人心而其

以內外對言者禮雖本於恭敬退讓之實其進退周旋揖讓升降節文度數皆因人之親疎貴賤事之輕重大小而爲之制焉故謂之自外作若樂則直是心中有所喜樂自然流出於外其發於詠歌形於舞蹈播於金石絲竹動於干戚羽毛者蓋有不期然而然不暇容人安排故謂之由中出禮之爲文固易見而樂之言靜者蓋其聲容之盛譁若發越動盪而其中却自有雍容閒暇深遠意思此由其自然由中而出無許多造作勞攘也

樂記夾振之而駟伐至久立於綴三節似是倒文欠

立於綴當爲第一節卽武王待諸侯之象也分夾
而進當爲第二節卽武王興師東出之象也夾振
之而駟伐當爲第三節卽武王牧野肆伐之象也
如此看方與事理協若依本文次序看則其事顚
矣註說似欠發明

遲之遲而又久似通指武之一成而言觀夫子所答
歷叙武王偃武修文之事而斷之曰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其意可見矣註說只以久立於綴爲遲久
之事恐未然

審一而定和一似卽所謂聲氣之元者言先審黃鍾

中聲以定諸律之和也比物而節節物即金石絲竹羽毛干戚之類言雜比諸器以飾其節奏也註說似未明白

人心不可頃刻小放過欲念起時正須痛與克過如篙師運舟到灘險處須是盡力撐上不可少有退轉纔退轉便下百千步不可復上矣要當盡力過此然後可進也

人心纔操便覺雜念紛然此非操之過也蓋常時一向放去不復自覺到有意收斂始覺其如此耳

孝弟不特爲仁之本爲義爲禮爲智皆以此爲本而

有子只曰爲仁之本者盖仁是愛之理愛是孝弟之心最親切處義者所以宜是愛也禮者所以節文是愛也而智之知亦惟知此愛耳故孝弟雖不專於愛而言孝弟亦必以愛爲主有子以爲爲仁之本者亦主愛言耳故朱子謂此章之仁是偏言之仁盖以愛之理言也然愛之理即所以爲心之德則爲仁之本亦所以爲爲義禮智之本也

自仁愛而言則孝弟比仁民愛物爲最親切自孝弟而言則仁愛比義禮智爲最親切如此看方見孝弟爲仁之本之義矣

父子天屬也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不待言致也故但言竭其力而已若君臣則以人合者故須言致其身

學而篇言朋友者凡四有朋自遠方來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無友不如己者聖人之重朋友如此

孟子浩然章持其志無暴其氣與集義養氣似稍有別蓋旣持志却須無暴其氣此是二事集義卽所以養氣此却是一事

四象七八九六之數朱夫子以爲因一二三四而得

之此圖正義也然竊嘗推之只一二三四之中已具七八九六之數蓋一二三四其積正爲十故但以一二三四除二老二少本位之數則其餘數之積各爲七八九六如太陽除一則二三四之積爲九少陰除二則一三四之積爲八少陽除三則一二四之積爲七太陰除四則一二三之積爲六蓋天地之數本只有此故横竪左右無所不合也古人論四象之數似未及此故記之（以下辛未以後所錄）

凡數極於十者兩其五行也兩其五行者五行各有陰陽也其實則數只是五如以五行生成之數言

之一固生數之一而六則成數之一也二固生數之二而七則成數之二也三固生數之三而八則成數之三也四固生數之四而九則成數之四也五固生數之五而十則成數之五也生數先立而成數因之故不曰一二三四五而曰六七八九十耳

數中於五極於十而必以九爲用者數見於陽而隱於陰行於奇而止於偶者也九者陽之盛奇之終故數之用究於九

九者天地之用數十者天地之體數用數可見而體

數不可見用數則行而體數不能行何以見之屈
指而計之自一至九其所以爲數者皆可見而十
則不可見布算而乘之自一至九相乘不窮而至
十則窮而復爲一 此數之體用不同者歟
或疑二四六八亦陰也偶也而何以不如十 殊不知
自一至八皆九之所因九爲用數則夫此二四六
八者亦在九數之中顧安得以不用哉
體數以對待而言用數以流行而言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壬癸此兩其五而爲體數也一年三百六十
日此四其九十而爲用數也

性理大全朱子門人類所載門人極草略而其取捨輕重全無權衡如吳伯豐雖早亡先生惜之殆同孔門之顔氏前後稱道之語不翅多矣而一無所載他如林擇之范伯崇程正思萬正淳曹立之李公晦張元德李敬子皆高弟也而不載所載如陳才卿徐子融曼亞夫之類皆不及前數人如黃直卿朱子所稱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一語最切而不見載又南軒云云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直卿者不淺此乃與直卿書也而今於擬者下添入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

篤一語則殊不倫又所稱陳安卿語亦有當載而不載者所載又非緊重語况此皆草率苟簡絶不堪點檢

歐陽玄稱許魯齋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集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余謂魯齋資禀固爲弘毅眞學術亦朱門以後所罕有薛文清亦嘗亟稱之然至謂兼周邵司馬程朱之懿而其所自得又有諸君

子所未發者則亦甚僭矣大抵稱道前賢須要眞實的當若一味推尊無復斟酌則便不是道理譬如畫像不問肖似只要美好美則美矣如非其人何退溪論李履素行狀說得此意甚切觀近世儒賢碑誌文字唯谿谷所撰牛溪沙溪碑最簡當其餘恐皆不免退溪之譏矣

性理大全莊子條載程子說云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

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後又別載一說云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透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按後一條出粹言本與前條爲一說而作粹言者檃括修潤如此編書者不察兩取而各載殊可笑也余嘗謂粹言之作甚害事其意本以語錄質而不文文之以做語孟然一經修潤便使氣味淺短不見當初眞實意思又往往輕用已意增添字句轉却語脉失其本旨者多且以此段所錄言之本說只云謹禮不透

者今却添放情不莊者一段便非程子本意程子之意蓋謂學者始有志於吾道而後來多陷莊老者爲其謹禮不透苦於膠固纏縛故須求放曠之說以自適也若所謂放情不莊者則從初所好便在於彼何待如此論哉

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仲尼豈賢於子貢此非尊商賜之過也正以其不知聖人故耳朱子以後儒賢多矣其門人後學尊之者往往比擬於朱子亦皆不知朱子之所以爲朱子故耳自余而論後來諸儒無論其資禀力量其問學工夫

能及朱子三四分者亦未見其人嗚呼朱子豈易擬哉（以下癸酉所錄）

世之儒者每言朱子後義理大明學者事半功倍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也朱子定著經說明白的確百世不刊而其大全問答發明爲學工夫次序與道理精粗本末又皆詳備周盡無復餘蘊學者但依文熟誦按本力行不失儒者路脈可也若其裏面精微多少曲折苟不用朱子當日工夫亦何由深造自得朱子嘗論大學章句曰不用某底工夫看某底不出某意正如是耳今不識此意只據見成

說話用得二三分工夫便謂朱子之堂室可升而入則豈不遠矣哉

漁樵問答體生於害用生於利此以木火而言也火爲木之用木爲火之體木遇火則有焚燒之患是害也火得木則有烹飪之功是利也木唯受害於火也故爲火之體火唯資利於木也故爲木之用所謂體生於害用生於利似是如此以下甲戌所錄

大學明明德註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正指示學者下手用工夫處格致誠正修之功固當包在其中矣今以傳文及章句求之補亡章所謂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者固是此意而其下惟第八章註識其端而推廣之有此意思若第六章第七章最是明明德緊要處而此意却不甚著且明德之發無大於四端而擴而充之即是明之之事正心章所說四者之情只說得病痛又與此意不類何也當思之

人心道心本自易別非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其辨只在毫釐之間者然則舜所謂惟精朱子所謂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者果何謂也若只認取其孰爲道心孰爲人心而已則其事至易其功甚粗又

何待於精察耶竊詳所謂精察乃是明立界分不令混雜之謂譬人一家之內有少長有上下若等威不嚴混雜無別則少陵長下僭上而家道亂矣人心道心雖皆不可無者然道心大而人心小道心貴而人心賤大而貴者當爲主小而賤者當聽命今若一般看了界分不明則將見小加大賤妨貴而人欲肆天理滅矣然則所謂惟精所謂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者亦欲人於此子細照管立得界分嚴明不使其大小貴賤混雜無別耳豈直辨認其名目之謂哉

大學章句老老所謂老吾老也按老老之義似不難曉而必如是解之者恐人或以此二字作老人之老說故須與分別也語類陳才卿嘗如此看先生極言其誤章句蓋非偶然也

北溪陳氏論天理之節文曰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此說恐未安竊謂節字當兼無過不及之義凡事理之中正恰好處過也不得不及也不得此正所謂節也若如陳氏說則惟過於禮者可謂之不節而不及禮者不可謂之不節恐未然也

又詳節字古人用之如云節欲節食之類皆是防其

過之義以此而言則陳氏說亦似不爲無據然節
本分限之義事物皆有恰好分限人須是守此分
限無使過之亦無使不及方可謂之節但人之情
欲過節者多而不及節者少故先於嗜欲飲食言
節者皆爲防其過之義如言節哀亦以君子之於
喪易於過節而不及節非所憂故節只爲防其過
之義然不可以此遂謂節字之義專於無過也

二程全書中有所謂易序者而詳其文字語意決不
出程子手其所謂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
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

情僞出焉萬緒起焉等語皆直用濂溪圖說改換
數演以成者程子當不爲此此果程子所爲則朱
子何只取李仲通程邵公好學論以爲二程傳圖
說之證乎況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二句覩本
語添若干字而便成蛇足其他如散之在理則有
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等語類不成義理其不
出於程子審矣但不知何人所爲耳二程文集本
朱子所編定而其稱遺文者乃後人所追錄此序
亦係遺文而本出於性理羣書羣書所載諸文率
多訛謬不足憑信也以下癸未所錄

人心之危而可知道心之安也道心之微而可知人心之著也然舜不以安對危著對微而却以危與微對說者豈亦互文以見意耶曰不然也舜之此言本非爲論心設也蓋將告以治心之方則須指其可憂可戒處說乃爲切至道心之微而難見人心之危而不安此正人所同病而可憂可戒者故特以此爲言若道心之安而人心之著又何用說耶

白樂天詩名雖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知足便宜休此言匏瓜不食之

義與今論語註合世或疑孔子本說匏瓜不爲人
所食而集註誤解不知古人已自如此說也
禮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按此似指
並有喪者而言也疏上祥祭朝服縞冠祥訖縞
素麻衣此所謂縞即縞素麻衣也蓋凡並有喪者
後喪未除而行前喪祥祭則祭時固當著朝服縞
冠而祭訖又須暫著縞素麻衣以備變除之節然
後乃反喪服也子游之意不從祭時爲言而必曰
既祥者蓋恐人以此一節與方祭時有間而略之
故特言之耳其曰不當縞者言後喪或麤或繐不

當服縞素麻衣也此意極明白註說迂聯難通不
可從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按此言承
重孫當爲祖父母服三年然若祖父在而祖母先
死則只得用父在母喪之服必祖父死然後方爲
三年耳註說祖在而喪祖母以下固是此意而上
文旣爲祖三年矣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者卻
是衍說且其意似謂必祖父死而先服三年然後
方得爲祖母三年者然則祖父先其父死而父先
其祖母死者其子將以不爲祖父三年而遂不服

祖哥三年耶

豊巖集卷之三十一

農巖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雜識

內篇二

農巖集卷之三十二

雜識

內篇二

陰陽本是一氣其發生則爲陽收斂則爲陰五月以後謂之陰生者特就其收斂分數而名之如一分收斂則是爲一陰生二分收斂則是爲二陰生以至六陰皆然固非如陽氣之眞有發生也其言消長亦然只陽消處便是陰長非陽消之外別有陰者長也（以下丙戌所錄）

嘗因陰陽往來而反求人呼吸出入其氣皆自內而

外呼之自內而外固易見而吸則似自外而內然入之吸也非將已呼之氣反復入身來只是呼之出於外者其氣旣盈則在內者已息而爲吸矣然方其始吸也向之呼而在外者其氣猶未盡也及其漸次吸將去而呼之氣盡而無餘則人始見其爲吸然內之吸也則固久矣特其機甚微且促人不能覺耳

春夏冬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秋冬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此月令說也嘗以陰陽二氣迭爲升降之義推之似不合蓋自子至巳陽始於下而極於上自午至

亥陰始於下而極於上陽在上則陰在下陰在上則陽在下此二氣之迭爲升降者然也據此則春夏陽氣在上陰氣在下而今却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秋冬陰氣在上陽氣在下而今却言天氣上升地氣下降者何也屢以問人而未有明言其故者竊嘗思之陰陽之氣只有箇屈伸而已春夏陽也故天地之氣皆伸伸則氤氳發散而在上者降而下在下者升而上矣秋冬陰也故天地之氣皆屈屈則凝聚收斂而上之降者反升下之升者反降矣蓋陰陽有以流行言者有以對待言者春夏

陽在上而陰在下秋冬陰在上而陽在下者以流行而言也春夏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秋冬天氣上升地氣下降者以對待而言也二說各有所指然就四時而論二氣當以流行者爲主蓋春夏之天下地上正以陽在上而其氣伸也秋冬之天上地下正以陰在上而其氣屈也屈伸二端乃陰陽流行之大分而包得對待者在其中是以語對待之體雖天陽而地陰若以流行者而分之則方其伸而發生也天地之氣皆陽也方其屈而收斂也天地之氣皆陰也然則二說者又未始不通爲一也

此理明白初無可疑

自來皆說陰陽生於地下易之姤復其象亦是如此然此義更有可商量者地者天中之一物耳古人云地盖厚三萬里三萬里之外上下四方皆當空虛矣然則謂陰陽生於地下者豈以其自三萬里之下空虛處而生耶氣之未生須先斂藏若其地下空虛處則豈容氣之斂藏耶竊意陰陽非生於地下乃生於地中所謂中即三萬里裏面最深處也氣之收斂伏藏正在此處其初蓋自上下四方漸漸收入內以伏藏於此最深處及其生則又自

內漸漸散向外以徧滿於上下四方空虛處盖不但上升一路而已但人在地上看故據其所見以為自下而上耳易之取象當亦以此然卦體本以上下分內外則其義又無不通也

同一口氣也而呴之則煖吹之則冷者散聚緩急異也風有和煖淒冷之異者亦此理也

論語集註訓仁有三愛之理心之德仁之義也當理而無私心仁之事也全體至極仁之分也學者於第一言可以玩索而識其體於第二言可以存省而致其功於第三言可以勉强而充其量一作大

太極圖解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經緯類聚之義宋二子不自說破後儒亦未有解釋者竊嘗推之陰陽對立而二者各具五行則陰陽經而五行緯也木火水金土殊氣而五者各有陰陽則五行經而陰陽緯也然此特所從言之異耳其實只所謂陽五行陰五行者是已以類凝聚者人物之生須以五行凝聚而成形其聚也陽則求陽陰則求陰各以其類而及其成形也稟得陽五行者爲男稟得陰

五行者爲女此五行陰陽所以生人物而分男女者然也盖就五行而分陰陽則固是木火爲陽而金水爲陰矣然或只見此一義而不知五行各有陰陽各以類聚則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似各得五行之半而成質矣豈理也哉朱子於此發明其義曲盡精微讀者類多不察故記之

陰	木	火	土	金	水
陽	木	火	土	金	水

陰陽經五行緯

木火土金水

陰

陽

五行經陰陽緯

人身與天地只是一箇氣化不是二者截然各爲一氣彼此相對二程多說得此意思如言孟子其爲氣也塞乎天地及中庸贊化育不可言塞字贊字

是也盖天地之氣行於萬物之中萬物之合散終始屈伸消息渾淪是一箇氣化特隨其所在而分則蔡耳人亦萬物之一其心性體用血氣榮衛魂魄浮沉寤寐闔闢以至一呼一吸出入往來何適而非天地之氣化若說人物之外別有箇天地之氣則今且以萬物各還萬物更各何者爲天地之氣老氏數車無車意盖類此

朱子云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此言須子細看能覺者氣之靈固不難曉惟所覺者心之理人易錯會今且以孟子良知之說明之孩提及長而

莫不知者是能覺也愛親敬長底道理是所覺也此箇道理乃心中所固有者故曰心之理也人多以所覺爲所以覺之理則非朱子之旨記得退溪集中亦有如此說處恐亦未察爾朱子又言所知覺者是理理未離知覺知覺不離理亦是此意知覺與理蓋有能所之分然非知覺則理何所發見非理則知覺箇甚底此理與知覺不相離者然也

竊嘗思之人之生也聚五行精英之氣以爲心旣有是五行之氣便有是五行之理是則所謂性也而氣之所聚便自虛靈於是乎有知覺之名而知覺

上面所乘載而運用者又莫非此理則固未有無理之知覺矣使其無理則所謂知覺者亦同無星之秤而無貴於知覺矣是以言知覺之大用則雖不可外理而為言求知覺之本色則又不可舍氣而他求

以含忍之力勝人以果敢之力勝人皆當作一句讀以字意止於人下言以其含忍果敢之有勝於人為强之事也或問云强者力有以勝人之名其義可見讀者不察或於力字下句絕非也雲峰胡氏說以含忍勝人以果敢勝人亦似如此讀

林德涵近思劄錄云無將迎無內外葉註以何有乎將迎解上句何間乎內外解下句何有者本無將迎也何間者謂雖有內外性之定無間於內外也其義有不同者故尤齋謂將迎亦非本無也亦謂此性之定無間於將迎也其考文義亦精矣但葉註固爲未盡而其所未盡不在於解將迎乃在於解內外蓋非但本無將迎亦本無內外有限隔然後可以內外言若已性之本無限隔則又何有內外也哉觀明道下文之意直以有內外者爲非而無內外者爲是則固明白矣然則何間乎內外云

者其意固未盡矣今反以無間乎內外者爲得而本無將迎者爲疑遂欲改釋上句以從下句之衣盡則其失豈不尤大耶且將迎本語出自外書而其本語以明鏡不將不迎爲語此固驗然而當時舉似先生不能見省爲可恨耳竊詳此論尤翁之說固不免差失而德涵所說無內外之義又却未精夫人性之無內外此其本體然耳通凡聖賢愚皆然豈獨定性者乃可言無內外也若程子所云無內外者正謂其不以應物爲外不應物爲內云耳下文所謂內外兩忘者是也此正是定性者之

事初非論性之本體也今德涵乃以本無內外者解此義則無乃不可乎下文所說以巳性爲有內外不知性之無內外固是說性之本體初無內外之限矣然其意亦曰性之本體如此而顧患人强生分別自爲限隔以應物爲外不應物爲內而內者爲是外者爲非正爲不知性之本無內外故耳然則上言無內外主乎定性者而言也下言無內外本其性體而言也其言之固有序而亦自有分別矣今不察此而一言之恐未爲精當也且輯註何間乎內外語雖未瑩其意恐只是不分別內外如

明道所謂兩忘者非謂性雖有內外而性之定無間於內外也德涵之說恐不免推之太過而其說本無將迎亦與本無內外之義同病蓋自性而言則固無所謂將迎者而在人亦不免有將迎之累此與心有出入之義一般蓋心之本體實無出入而以操舍而言則固可謂有出入也然則定性而無將迎謂之得其性之本然則可也豈可直謂之本無將迎哉此亦不免少差矣

此性之體本無將迎其有將迎者特妄念耳本無內外其有內外者特妄見耳定性者明誠兩至而妄

念妄見無所容焉故無將迎無內外此所以動靜皆得本體而無時不定也

朱子云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見語類論語里仁篇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朱子論未發之義多矣此言最明白直截近時學者有謂未發時容有病痛須待用力醫治盖亦不考乎此矣

整菴理氣之說固係義理本原而若人道說則不過文義之失耳似不干學問大端而退溪於此一併攻斥栗谷則雖理氣之論亦不深非而反許其有見於大本二先生之見絶不同不知誰爲定論也

整菴良知非天理之說人或疑之此須詳其立言主意蓋以天理人欲相對言則良知固屬天理而非人欲矣若只就天理一邊看則愛親敬長者乃天理之當然知愛知敬者乃人心之靈覺二者豈得無别陽明之學直以良知爲天理則心與性混矣心性之混儒釋之所以亂也此整菴之所以極力明辨也

日課之功最易見效雖一日所做不多工夫積累意味浹洽與或作或輟者何翅相倍今或一時間讀得累卷書思得許多義理而若不能接續做去則

作得旋失終不爲我有矣近思錄橫渠論德性問
學一段最精切可法
太極圖解註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以下據圖推盡
說意此二句驟見似差互人或疑其當易置細推
之實不然也上一段以圖體爲主而逐圖各引本
說以解之故曰引說解剥圖體如云○此所謂無
極而太極也○卽圖體而無極而太極卽本說以
本說無極而太極一句解○一圖此所謂引說以
解剥圖體也餘皆倣此下一段以說爲主而其說
每句皆據本圖推明故曰據圖推盡說意也如云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〇者於是乎在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是本說而人〇之〇即本圖也餘皆倣此此恐是先生自註其立語實主明白的確不可移易不容致疑也

體用之分其說不一今且據太極圖論天道體用則以陽動陰靜爲體用此一義也以流行不已一定不易爲體用此又一義也以動靜陰陽其象至著爲用本然形上其理至微爲體此又一義也凡此數義各隨地頭看固自分明而欲會通爲一却費說話此條本草多可疑

南軒曰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竊詳其意蓋曰專言之仁則包義禮智而其體無不善若偏言而與三者相對指其發見者則義之發爲羞惡之心禮之發爲恭敬之心智之發爲是非之心而仁之發則爲不忍之心也朱子之辨乃曰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是似未察南軒之意又東萊嘗疑朱子太極圖解不當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曰靜者用之源而仁義中正之主也後又申言其義曰所言

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體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此蓋曰中正仁義各有體用靜者其體而動者其用所謂主靜者主乎仁義中正之體云爾非謂中正仁義之上別有所謂靜而主之也此意大煞分明朱子之答乃曰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杌隉之甚乎是亦似未察東萊之意二段往復正相類張呂之說固有未盡而其語意則固自有

著落以柴子之明猶有所未察而費於辭以此知講論之際能盡人言最難

中字有當就氣質看者有當就道術看者有當就行事看者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氣質之偏而失中者也老莊之虛寂管商之功利楊朱之爲我墨子之兼愛是道術之差而失中者也子路之不除姊喪宰我之欲短親喪是行事之任情而失中者也就其中老莊過於高而管商不及而卑子路過於厚而宰我不及而薄獨夷惠楊墨似難以過不及爲言盖乍看則夷似過而惠似不及墨似過

而揚似不及然其實夷惠之清和楊墨之仁義要皆失之偏耳非過不及之謂也蓋偏與過不及有些不同偏如人立而或偏於東或偏於西過不及如人之行或進而先或退而後也以夷惠言則其一淸一和正猶或東或西之偏耳初非如進退先後之可以過不及言也然詳過不及之義須兼多少厚薄深淺高下言之乃備如夷惠雖不可以高下言然纔謂之清便是清多而和少纔謂之和便是和多而清少對聖人而論則夷之清過於聖人而其和不及惠之和過於聖人而其清不及楊墨

之於仁義亦類此盖即一人而各自有過不及以此見纔偏便有過不及

知覺二字雖本出於孟子此特學至理明之謂本是就心體說至横渠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方是說靈覺意思朱子說虛靈知覺實本於此

知覺若泛言則如察識辨別亦可謂知覺以此而屬之智固無不可而若真正訓須以神妙靈明者爲言此則終不可作智之用說矣

善惡情也情之有不善即意之不誠意既誠則情無有不善矣但此處工夫亦須有曲折誠意之始情

固不能無不善雜於纔發處遏而絶之不復容著是所謂毋自欺毋之之至至於査滓消融則情之發自無不善而無待於自欺此之謂意誠而章句所謂眞無惡而實有善者正指此耳明道逢獵而喜亦情之不善者也然此心纔發便卽覺知纔覺知便卽剗疊令無所容著此於毋自欺之功可謂盡矣而意其於意誠處尚有毫分未到者所以不免有喜心者發耳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朱子與南軒及吳晦叔書皆論之而二說似稍不同當參考

天下無性外之物凡不善者亦皆性之發也性本善而其發有不善者氣之偏也氣偏理亦偏矣仁之爲柔弱義之爲殘暴禮之爲足恭智之爲權譎皆偏之過也非性之本然然性中若無仁義禮智則所謂柔弱殘暴足恭權譎者又何自以發乎此可見不善者亦皆性也

氣之爲不善不第以其偏耳亦當論其清濁粹駁氣濁而駁則其自仁而發者不得爲慈愛之正而祗以成其貪戀焉其自義而發者不得爲羞惡之正而祗以逞其忌剋焉禮智亦類此

困知記云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伯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云云愚謂以理言性則不獨蠢動含靈有佛性草木土石皆當有佛性而今只言蠢動含靈則是謂草木土石不得同有此性耳然則其所謂性者非指理而言可知矣不以理言性與言性而遺草木土石皆非知性之言故程子以爲不可非謂蠢動含靈其性與佛有異也蓋程子之所謂物通禽獸木石而言若佛氏則只指禽獸而言由

其所認爲性者只是知覺故於草木自是推去不得其與程子論不同者正在於此整菴亦謂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而猶有疑於此者何也更考程子本語整菴之疑似然

事有萬殊而至善之理無乎不在或疑人之爲不善安有所謂理曰指其事而言之雖不可謂之理然善則治而不善則亂善則安而不善則危善則吉而不善則凶非理而何是則事雖不善而理之至善者固未嘗不在也

世言理氣二物者初未必灼見理體只見先儒說氣

有形而理無形遂認於氣外真有一物懸空自運爾是則口中雖說無形而心裏所見實無以別於有形之物矣但以從來耳聞得慣口說得熟故便謂理之所以為理不過如此而不曾於實體處潛玩默究真見其無形有為即氣非氣之妙夫豈此是義理至精微處要須做題目入思議積一二十年體認之功而得之決非一時承襲見聞之所能及也

夫既曰無形無朕則是却都無物耳何以有理之名也若曰有物則又安得無形無朕此處已說[illegible]

理之名本因事物而立蓋事物之自然當然者卽是理故耳今且指夫水而言曰此流而趨下者理也若逆行則非理此特就水上論其自然當然底道理如此豈嘗别有一箇物事可指名爲理哉若其未見水之前亦可言其理如此則是似理在物先然此亦終不離乎水且所云其理如此者亦只是說耳非眞有一箇物事在氣外可標指也

理雖非有一箇物事立於氣外亦不可直以氣爲理於此思之又思其庶免於世儒承襲之見乎

孔子說中庸二字凡德行道術政事無不包在其中

其曰擇乎中庸曰依乎中庸曰用其中於是初不專主性情而言可知也至子思始以未發已發言中和則專就根本要切處立箇宗旨使學者於此用力則德行道術政事固無不一以貫之矣然其說中字之義則要當以孔子說爲主

仲尼子思以前堯舜已說中字其云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亦是就心上說子思之言蓋本於此矣然舜亦非即心言中但要人於人道之間致精一之功則其發爲行事者自無不中云爾是則其工夫雖在心上而中之爲義則固就事上說耳此正與夫

子之中庸同非如子思專以性情言也
以書之人心道心參之中庸喜怒哀樂則人心道心
經也喜怒哀樂緯也然則中節不中節在人心道
心當如何說竊意人心常患過而不患不及道心
不患過而患其不及然則四者之發於人心者無
或過而發於道心者無不及斯可謂之中節矣乎
抑中節二字當言以一作於人心而道心不可以中
不中爲言但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四者之
情自無不中節蓋道心之發本無過不及而人心
亦爲道心所節制而無或過焉耳

道心本然之體雖無不中然不能自作主張而爲形氣之私所掩則其發也或不能充其本體如見善而喜聞惡而怒者此道心也而其喜其怒或不能盡分則不可謂之中節矣此雖非道心之本體而語其分則固屬乎道心而非人心耳以此而言則喜怒哀樂之發於道心者容謂有不及可也嘗更思之

人之氣稟不出陰陽二端陽剛爲善陰柔爲惡此君子小人之大分也然剛柔之中又各自有善惡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是也然則君子固亦

有陰柔而小人固亦有陽剛乎曰非然也陰陽剛柔有以清濁而分者亦有以金木水火而分者君子之爲陽剛以其氣之清明者而言也小人之爲陰柔以其氣之昏濁者而言也此陰陽善惡之大分而不可易者也若乃同得清氣而金火多者爲剛善水木多者爲柔善此君子而有陰陽之分也同得濁氣而金火多者爲剛惡水木多者爲柔惡此小人而有陰陽之分也二說錯綜其義乃盡以宋時諸君子言之如富鄭公劉元城剛善也趙叔平范淳夫柔善也然其處心公平行已正直則大

體皆陽剛也小人如章惇邢恕剛柔雖不同而其姦邪同譎則同歸於陰柔而已矣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而就人氣禀上看金與木剛柔似差互此却可疑然以木爲剛以金爲柔又不相近竊嘗以朱子論仁義剛柔之義推之木行屬春爲剛金行屬秋爲柔春之爲剛乃其發生之體然耳若其氣之溫和則固當屬之柔矣秋之爲柔乃其收斂之體然耳若其氣之嚴肅則固當屬之剛矣是以木行雖屬發生而其質則固溫和之氣所成耳金行雖屬收斂而其質則固嚴肅之氣所成

耳是以其禀於人也亦木氣爲柔而金氣爲剛耳
於此恐不得復論陰陽剛柔之本體也
又思太極圖註朱子有陽五行陰五行之說據此則
當以禀陽五行者爲剛禀陰五行者爲柔此說較
似完備蓋此陰陽非前淸濁之謂然陽五行之淸
者爲剛善濁者爲剛惡陰五行之淸者爲柔善濁
者爲柔惡則其說又無一不相違也
命之理雖微妙難言然其禀於有生之初而非今所
能移則朱子於論語集註固明言之矣然推命家
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値五行生尅推其壽夭貴賤

貧富吉凶則其故有難知者夫五行之在天地間升降運行錯綜變化非可以時處拘張子所謂游氣紛擾者也是雖一日一時之中而彼此遠近淸濁厚薄固應有萬之不同人之所值何能以齊一令世不問其地但論其日時此其不可知者一也且以天下之大古今之遠計之人之同年月日時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使此人者其壽夭貴賤貧富吉凶無一之不同則爲造化者亦易窮矣然而古今以貴富壽祿名於一時者絕不聞有同時而同命者曰此其可疑者二也然韓退之作李虛中墓誌

稱其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
失一二退之當非妄語人豈日辰干支之五行自
與天地間流行之五行有不相干者耶未可曉也
原道引大學止於正心誠意而不及格物致知程子
朱子皆譏之然竊詳退之之意本以佛老欲治其
心而外天下國家故引大學以明古之治心者將
以治天下國家蓋為彼說相形故論說到誠意正心
固未暇備及於格物致知也此等處當看主意所
存恐不必深譏如朱子大學或問亦云使天下之
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而不言格物致知或有問

之者朱子曰固未有誠意正心不本於格致者但
以答格其物不成語故止如此說耳原道之意恐
亦頗此舊嘗看得如此近讀昌黎集註黃氏曰鈔
亦有此論矣然余又疑退之認得格致文義畢如
何意亦未必識其爲學問頭腦而不可闕耳
封建與郡縣利害各相半本不當偏主若欲以公私
判其得失則又有可論者胡氏以封建爲天下之
公而郡縣爲一人之私此且以三代與秦比並論
之可耳若極本窮源而言則封建固不得爲大公
而郡縣却未必不爲公蓋上古之有君長本以

才德出衆爲良人所歸而遂相與尊而主之耳此豈一人一家之私而可以世傳者哉世傳之法不知其何自意者中古人心漸不如初不能無爭奪之慮故爲是一定之制(韓子對禹問之說如此)或以其良思前人功德不忍廢其後而以所事前人者事之遂以次相傳耳(柳子封建論之說如此)二者一出於人情一出於世變要皆非元初立君之本意而不得爲大公之道矣然天下大器天子至尊固難每世而易姓其勢不得不世及而定于一矣其下者自當上聽於天子分土敎良唯其人之賢而不世及焉則猶

有上古為民立君之意此郡縣之制所以近於大公而何私之有不然而必以世及為可則是乃以公天下之土地人民為各家之私器而不專於為民立君矣况繼世而立者其人不能無賢不肖雖以三代極治之時而舉天下數百國之多其為侯伯子男者未必皆有長民之德而有德者或反居下世及之制其勢固如此耳然則封建又安得為大公之道哉夫以封建為公者謂不以天下為私於一人而與衆諸侯共之耳然與其以衆諸侯共之而不私於一人孰若與天下賢者共之而不私

於一家之爲公哉郡縣者固所以與天下賢者共之而不私於一家者也秦氏之罷候置守本欲以天下奉一人非有見於此義然其法旣立則可使天下之良人皆得賢者而爲其長天下之賢者皆得分土（分一作民）而施其用蓋惟不世及以爲一家之私故可以公選於衆而惟其人之賢耳是以秦氏之郡縣其心雖不公而其法爲近於大公三代之封建其心雖至公而其法則未得爲大公有能以三代之心而行秦氏之法則大公之道其在是矣今必曰封建公而必可爲郡縣私而不可爲者非

通論也胡氏因柳宗元之說而辨之其言亦不能無失嘗欲作一文具論兩家是非而姑未暇略論其大致如此

朱子初亦主封建之論晩年所論却不然蓋是經歷後說話也然猶謂封建則公而郡縣則私蓋亦以三代及秦比較言之耳非極本窮源之論也

道與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老佛皆不免於二之則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也然老氏之二之也以器爲粗跡而賤之佛氏之二之也以器爲妄相而惡之以爲粗跡而賤之則凡事物者皆同於

糠粃糟粕而不足爲也以爲妄相而惡之則凡事物者皆同於夢幻泡影而不足存也是以老氏猶不盡棄人倫盡絕世法而佛氏則直舉三綱五倫六根六用而棄絕之此其實見之差略有不同而其禍之淺深所以異也

老氏之語道也高出萬象而仁義禮智皆屬下截則其體雖尊只一箇虛無物事耳佛氏之語性也徧滿沙界而山河大地皆屬幻影則其體雖大只一箇空寂圈套耳然則所謂道與性者道其所道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謂道與性者可知已矣

佛氏以知覺爲性先儒固言之矣然此須明其眞
贓可免眩惑近觀唐僧宗密所撰都序一書極言
靈知卽是眞性而雜引經論以證之其曰空寂之
心靈知不昧卽此空寂之知是汝眞性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又曰明明不昧了了常知盡未來際常
住不滅名爲佛性又曰眞如者目體眞實識知若
此類不一而其中引達摩敎弟子壁觀令絕諸緣
問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證驗云
不斷滅答了了自知言不可及師卽印云只此是
自性淸淨心更勿疑也據此知其所說眞如法性

雖極其廣大玄妙要不過此心之知覺耳陽明良知即天理之說與此無毫髮之異佛氏之真贓既捉則陽明學問根脚可不問而知矣

佛氏之學若非有宋諸大儒出來誠未易抵當得蓋自孟子以後所謂儒學者不過專門訓詁之業而其間質美者敦行義才高者善詞章止此而已千數百年間無一人就自身上理會本心譬如人家各有箇光明寶藏而棄在塵土中沒人尋覓豈不可惜佛氏之徒獨先窺見此意直指本心教人自求雖其所求者只是靈明知覺而於性命實體未

有見焉然其所見之親切用力之專精豈世之儒者所能及况此心是人人所固有底物事向來只爲無人指示埋沒多時今被他分明說出豈不惕然警省有反求之意此所以悅服信從者多也胡文定論此事甚好其曰孟子以後此箇田地漸漸荒蕪西方之傑窺見此隙而入者眞其確論也向非程朱諸賢眞有見於性命之理而深究聖學之傳則亦何能辨析於毫釐疑似之閒以定其虛實邪正之極而卒成內修外攘之烈哉若在我者無向裏治心之功則固無以服彼之心而雖曰治心而

不本乎性命之理則亦將何執以鍼彼之膏肓哉此昌黎之闢佛終見詘於大顚而象山之攻禪學適見笑於紫陽者也

世謂佛氏心性之說皆竊取儒家緖餘此未必然也今考其經論疏鈔大抵皆唐以前書於時程朱性理之說未出於世而其說心說性已多近理往往有極精微極親切處漢以來諸儒何曾夢道此等語而謂彼於何竊取耶若六經之說則固在其前矣然以性命之理著於易傳中庸心學之方備於大學語孟而漢唐諸儒沒身從事當面蹉過彼乃

從傍窺見而竊取其近似已是不易然亦合下知
得此箇物事是吾所自有底故使會尋求約略見
其影象然後將經傳中心性名字說合之非初無
所見於中而但竊取吾儒緒餘以文其說也
說心而曰靈明不昧曰惺惺寂寂皆佛氏之所先道
而吾儒不嫌於言之者以其理同也曰具衆理曰
萬理咸備佛氏之所未道而吾儒獨明言之則所
不同者正在於此耳
佛氏本不以心性爲二物而其言時若有分别處如
云是心雖自性清淨如云心眞如是性體心生滅

是相用如云依性起相會相歸性性相無碍都是一心凡此皆非於心外别有性只眞心即是性但爲與垢染生滅妄相等心相對故須著如此說盖心是統言即心而言其本體則曰性耳宗門人有謂佛氏之性即儒家之心佛氏之心即儒家之情其言遞降一等此似與渠所自言者不合而宗子以爲然或恐非定論也

楞嚴經問答大抵類小兒迷藏之戲特其文字瀾翻徃徃使人眩怳細看直是無理可供一笑

佛氏大抵不識感應之理其論五陰六入十二處十

八界皋歸之幻妄不可致詰皆坐此耳
朱子之說有以心與理爲一者亦有以爲二者以爲
一者爲釋氏言也以爲二者爲陸氏言也蓋心爲
理之器理爲心之道非理則心無所準則非心則
理不能運用是固不容相離而亦不容相混矣釋
氏以理爲心之障而欲去理而明心是則判以爲
二物而不觀夫不相離之妙矣故朱子以其一者
而正之陸氏以心卽理理卽心但存此心理無不
得是則直以爲一物而不察其不相混之實矣故
朱子以其二者而正之言固各有當也然則陸子

之說果與釋氏異乎曰無以異也彼釋氏者本不
見天命實體而略見此心之妙謂其可以起滅天
地含吐十方故欲人脫離事物空諸所有以復其
本來虛寂之體則其靈明妙用便自無所不照無
所不能而凡事物所以然之故舉皆歸之於幻妄
以爲不足存存之適足爲此心之障礙故雖以父
子君臣之大倫大法而惟恐絕滅不盡以有害於
虛寂靈妙之體用此釋氏之所以背於吾道者然
也若陸氏則儒者也其言雖不以理爲障而其學
實亦以心爲主蓋其所謂卽心卽理者亦只是認

靈覺爲天性故其所自爲而教人者惟在屏絶外誘克去物慾以存此心之本體而凡讀書窮格之所得一切目爲義外之學而擯斥之惟恐其溺心害道此與理障之說相去幾何然則其所存主者不過一箇虛靈底物事而於其中所具天命精微之體實未之深察矣所作用者類皆出於一己氣質之偏而與從上聖賢窮理盡性以建大中而立人極者大故相懸隔矣此又陸氏之所以同乎釋氏者然也蓋其或判心與理爲二或合心與理爲一名言雖異而究其本皆見心而不見理要其實

皆主心而遺夫理所以卒同歸於詖淫邪遁而亦
不可以差殊觀也

栗谷聖學輯要謂佛氏認理爲心以心爲萬法之本認心爲性以性爲見聞作用下兩句固自明白而上兩句不無可疑蓋釋氏本不識理體今云認理爲心則却似渠有見於理而但不合將此作心耳此義無乃未安乎竊詳栗谷之意本不謂此蓋世間萬法皆本於天理而釋氏舉歸之於此心之所起滅如楞嚴云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眞心中物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相皆是菩提妙明元心又云

想澄成國土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皆此
意也山河之所以爲山河國土之所以爲國土虛
空之所以爲虛空皆天理耳豈此心之所得起滅
而釋氏之說如此是乃以天理之功用而爲人心
之伎倆也所謂認理爲心者恐是此意活看可也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
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
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此言亦當活看
夫釋氏何嘗見此理之充塞無間流行不息哉使
其有見乎此則必不求無理之地以自安無理之

時以自肆矣朱子之意蓋以爲釋氏之所厭惡者
事物而事物之在天地間亘古亘今無少空闕乃
此理之充塞流行者然也而釋氏不知其然必欲
求夫無一物之地無一事之時以自安肆則是其
所厭惡者實此理之充塞流行者耳故直斷之如
此
儒者類皆闢佛而眞知佛學者亦少如韓歐諸公只
據其跡而攻之不過曰外人倫遺事物自私自利
而已若其本原實見之差則未有能深知而明言
之也至程張始論及此然於幾微曲折之際猶未

盡究極辨析盖自達磨以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說精微要眇與吾儒絕相近所不同者只在毫釐間耳至朱子獨能深究其然而明辨之如讀六紀觀心說之類可見而先儒論說有少流於佛學者輒能指別言之同時如象山之言論超卓踐履篤實非朱子殆莫能辨其爲禪學矣其功同於孟子之闢楊墨而其事尤難

儒者之學性命而已性命之中無一物之不具故凡宇宙內事皆其職分所當爲一有不盡則天職闕而人道廢矣然而性命之理具於心故聖賢教人

必以心爲主非以是爲貴於萬物而特加操存以求勿失而已亦以欲盡性命之理須先理會此箇然後擧以措之天下萬事可以得其宜故耳豈徒然求得此心以爲事了者耶釋氏專昧此理却欲遺其事物以求此一心則是專以此心自私而其求之亦將何爲哉原道云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正此意也從前讀此不免忽略以爲儒者常談耳今始覺其於儒釋之分見得極分曉說

得極簡切如斬釘截鐵之不可易眞可謂識高筆力高程先生謂韓文不可漫觀觀此等處誠然程朱以後爲儒釋之辨者無如困知記之備其究極佛氏源委與吾道異同處詳覈精切蓋多前人所未言一時如陽明甘泉之陽儒陰釋者皆莫遁其情狀整菴之一生有功於聖門正在此處不可誣也或以其他論說多與朱子異同而遂欲幷此而廢之旣不可矣而至奇高峯反以禪學斥之則尤無所當余謂論整菴者當以理氣人道之說異於朱子而斥之則可唯以禪學目之則大不近曾與

李子三論此子三言高峰學識非後人所及於此豈無見乎余亦不復深論然講論最忌如此若不虛心看理而但以先儒說壓倒人使不得容喙則何事於講學澤堂文字中亦以整菴爲禪學蓋承襲高峰之論耳故子三之言如此然栗谷學識豈不高於高峰而未嘗一言曰整菴以禪學則高峰之論又何足爲斷案

佛氏之學以心爲本似矣然言其體則善惡皆空言其用則眞妄不辨其說雖變幻千百要不出此二端

佛氏未甞不言性然其所認而爲性者實此心之神識靈覺於天命物則之理了無所見故以空寂爲體顚倒爲用所以有上二者之病皆由於不識性耳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

此言與吾儒之論太極殆無毫髮之不似矣然則其所差舛果在何處於此須要看破

佛書大抵支離如般若經言世尊乞食註者以爲佛欲顯頭陀功德令放逸者慚愧以同事攝故自乞又引纓絡經佛身如全段金剛無生熟二藏今所

乞者利益他故此以佛異於常人無所事食故爲之說如此其下言收衣鉢洗足亦皆以示顯爲後軌釋之此極可笑聖人日用行事無非天理之當然而至誠所形自然爲法於天下豈有無是心而爲是事苟以立教率人若是之安排計較者耶此固其徒附會之妄而亦其元初設教出於私智之鑿故其流如此耳

般若經註釋端覵云曰若别覵心則異緣本欲制心且令端覵此覵篾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之意而立語精切可喜

學者問禪學雖異吾儒然於心地上實用功夫亦豈無其效余謂其效只是虛明脫灑不爲事物所累耳若其用處則固不害其爲七顚八倒也爲吾學者工夫未到則遇事接物固不能灑然無累而然其審度義理裁處不苟豈禪者之所及哉然則彼之不累於事物雖或在吾儒之先正孟子所謂告子先我不動心者爾何足尚哉

南冥一齋聽松大谷一時同有盛名南冥尤以師道自任門徒之盛幾與退溪分嶺南之半然南冥實不知學只是處士之有氣節者耳其言論風采雖

有從耳動人處弊病亦不少游其門者大抵皆尙氣好異甚則爲鄭仁弘不甚則爲崔永慶奇鄭之門出李斯未爲無所自也

南冥病在一矜字

一齋問學之功勝似南冥然見理未周而自信太過如河西高峰皆視同後學而指敎之退溪所論歟語宜不容改評矣

大谷亦處士也力量雖不及南冥意思較穩帖但亦不事問學只要閒散退蹈謂不免老莊爲祟誠然

聽訟雖不甚講學然其德性渾厚踐行醇實雖隱居

高蹈而絕無矯激意亦無虛曠之病在同時諸賢
最近中正此其一傳而爲牛溪者歟

南冥詩文類多不成語雖是尚奇之過要亦道理不
分明心地不穩帖也

南冥持敬之力儘似過人然亦是把捉得定非從容
涵養而得之者也

退溪與南冥書辨得學者爲名處發明曲盡而旨意
深切直是劄著他痛處亦絕無一毫爭氣眞可謂
溫厚而明辨非養深理明何以及此學者或不免
與人商論須以此爲法

退溪論學文字不但吾東方所未有雖在中國亦不多見如眞西山朱子後大儒也著述非不富而論學文字殊不多見間有一二亦不似退溪之精切詳懇其他又可知也明儒惟薛敬軒門路最正而踐履篤實讀書錄亦儘親切有體認工夫然其主張斯道發揮闡明却不如退溪之有方以此知退溪之難也

敬軒涵養之功深退溪恐或不及然覺得意思偏於斂藏含蓄微近老氏

眞西山世稱文儒然竊考其爲學大致似德象門來

學之弊源致意於尊德性以救於問學工夫却欠子細論說經義往往有違於朱子本旨如心經論人心論語日月至焉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之類頗多有之大抵於精微自得處煞有未至但其人品甚高且有經濟才具集中封事數十皆切當世要務使理宗委任信用則天下事尚可救得一半此則恐非退溪所能及耳

退溪善言學栗谷善言理

栗谷雖百世下想見其心事如青天白日

栗谷稱牛溪操履敦確吾所不及此蓋以持敬工夫

言耳人或以此疑栗谷行處不及牛溪其實栗谷力行最不可及不但誠孝篤至能通神明凡於辭受之節聲色之戒皆極謹嚴無一毫放過以此而言其行處何嘗不及牛溪若其治家御衆一以古人爲法閨門之內有若朝廷則恐牛溪亦無此力量耳一以之以作用

靜菴栗谷天資皆屬高明然靜菴簡重溫粹栗谷淸通灑落靜菴如精金美玉栗谷如光風霽月靄二先生立朝行事則靜菴精白專一精神足以聳動人栗谷公誠坦蕩心事足以悅服人然栗谷才較

栗谷不及靜菴之收束檢制靜菴不如栗谷之展拓
大
開豁
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是謂聖人自定耶抑謂定他人耶自羅整菴已有此疑竊意此乃聖人自定耳人但見上文朱子註首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終言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遂疑其謂衆人之失於動者非聖人無以定之然詳玩語意實不如此蓋自形生於陰以下至違

禽獸不遠矣總言衆人失於動之意其中間挿入
聖人一段盖曰人心之動而善惡分萬事出如此
自非如聖人者之能定則類不免欲動情勝利害
相攻之患云耳此即上文所謂衆人具動靜之理
而常失之於動者也自非二字當細玩不當作商
非有聖人意看也以下丁亥所錄
又按下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而利害相攻者於此
乎定矣人或以此疑聖人以中正仁義之道定他
人然朱子之意固先言凡人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以見此心之難定後言聖人中正仁義全體太極

之事以見此心之難定者惟聖人爲能定之蓋欲說聖人之定須先從欲動情勝說來若人心常自湛然無情欲之動則又何定云哉聖人之心雖無欲動情勝之事然心之爲物則本易如此故須是有中正仁義之德可以定之云爾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只是說人心之弊病不可以此遂疑聖人定他人之如此者也

又宋先生解釋經傳一係本文次第步步說去未嘗以後面說來證前面此解獨以聖人定之之意先言於上段者變例也蓋心之爲物本易流蕩苟無

以定之其葬終至於違禽獸不遠矣但所謂定者除是聖人方能之故須先說聖人全體太極事以見其不如此則無以定其欲動情勝者云耳此蓋言衆人所以失於動之正而亦以爲下文定之二字張本若於此不先道破則下文所謂定之者卻似無來歷矣

舊讀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每疑章句或問詞義稍不同章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以經文明德爲天下人之明德而明之者人也或問新民之事亦在明德之中又似以經文明德

爲一己之明德亦明之者哉也二說者旣不誤則
遂意章句是正義而或問當自爲一說矣近始細
推之章句亦只是或問之義而前此特不察而誤
認耳蓋經文之意本說明吾之明德於天下章句
所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非直以是
爲經文明明德之訓也亦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其明德卽爲明吾之明德於天下云爾推此而
例之家國使一家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是爲
明吾之明德於 家 使一國之人皆有以明其
明德則是爲明吾之明德於一國也然則章句與

或問其義本無不同而人自不察耳或疑朱先生釋經之例必先直解文句然後推說意義今此經文明明德果是明吾明德之義則章句何不曰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吾之明德於天下也而乃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云者推說其意義而已耶是又不然章句之意固以此明明德者與爲首明明德只是一事其義不待釋也只有於天下三字不可不釋故爲之說如此此一言者乃明吾之明德於天下之實事也正義也何得爲推說反復觀之恐無可疑

大學經一章或問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擧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此一段最當細究讀者類皆誤認體用二字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非也明德卽吾心之德今曰吾心之體用則是明德自有體用不當以明德與新民相對爲體用也蓋明德之體用不止於一身而該貫乎天下萬事今且就新民一節言家與國與天下其理皆具乎心是明德之體無不該也齊之治之平之其事皆本乎心是明德之用無不貫也此朱子之意也若以明德新民對分

體用則此段文義全說不去矣極其體用之全極
字全字尤當著眼蓋人或但齊其家而不能推及
於國則是吾之明德只明於一家而其爲體用固
有所不全矣或但能治國而不能徧及於天下則
是吾之明德只明於一國而其爲體用尚未能極
其全須至於天下平然後吾之明德乃大明於天
下而其爲體用方始極其全而無遺憾矣聖言六
字固約而盡而或問十二字又包括得多少曲折
亦可謂簡要而詳核矣玉溪以體用二字分屬明
德新民已是不察而其說析合之義尤同郢書燕

說其曰析之極其精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合之盡其大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者全非朱子之意而至其言不析而遽欲合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而不能合則有支離破碎之病者尤屬鶻虛鑿空之言非出於眞實體會朱子之意只言篇首以明德對新民則是析而言之也此節以明德包新民則是合而言之也先析後合所以爲言之序云爾豈有如玉溪所云許多事哉

大學章句釋至善云事理當然之極其下卻云天理之極此非有他意也下文只爲釋明明德新民止

至善之義明明德新民便是事故不復云事理而云天理蓋明新二事之中各有箇天理即所謂事理也今若云明明德新民盡夫事理之極云云則竟成何等語耶至於上文專釋至善處則固不得遺卻事字此其言之所以異也吳氏不察此意妄生穿穴要合非之是矣但以為與人欲相對說故不曰事理而云天理則其於朱子立言之旨似亦同為未察耳

或問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以為先立其大者持敬

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修也此論說恐誤竊詳朱子此段之論正以明大學八條目工夫無不有賴乎敬之義其云此心既立者即敬之功也而其曰尊德性曰先立其大者曰修己曰篤恭皆敬以立此心之事也其曰道問學曰小者不能奪曰安百姓曰天下平即八條目之事也此段若如陳氏說以先立其大者爲誠意正心之事小者不能奪爲修身之事則是但爲修身本於誠正之義而却不見誠正二者有賴乎敬之意矣未論義理只上下類例亦不倫矣竊

謂小者不能奪當通誠正修而言盖人患意不誠心不正而身不修者皆以己私物欲蔽之耳誠能用力於敬而有以立此心焉則己私物欲無得以蔽而意可誠心可正而身可修矣先立乎其大者卽敬以立此心之謂也小者不能奪卽己私物欲無得以蔽之謂也如此看然後方與上下文義相協矣

眞西山大學衍義釋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云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唯

此而已此與集註說不同豈其於朱子之意有所未察抑旣知之而故自爲一說也此未可知然朱子說已極精當恐不容有異義也竊詳孟子先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繼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君子之所存庶民之所去只是箇所以異於禽獸底物事而已雖不明言心性等字而其意固躍如矣若如眞說則上句也只是存之去之之意下句也只是存之去之之意竟不見所存所去者爲何物孟子之言得無類乎世俗所謂歇後語者耶借令上句人物之所以異指此心之存不[illegible]

而言則其下當更有一二句轉換語脉然後方及君子存之庶民去之之意而今只如此說下文義已不甚通且其所謂均有一心者未知指何心而言若是仁義禮智之心則禽獸之生合下固不得全具此心不當說與人均有若指知覺好惡之情則雖禽獸亦不曾去了此心不當說物不能存此又於理有礙不可從也

心物也性則也道心雖原於性而亦不可直謂之則蓋旣曰心則亦只是箇虛靈知覺底物特其所感動者義理之公耳以此而言道心是物之循乎則

者也人心則物而已矣其聽命乎道心則中乎則而爲善不聽命乎道心則失其則而爲惡矣

歐陽公春秋論義甚正辭甚辯可以一掃後世說春秋者之鑿盖隱公分明是即位趙盾分明是弑君唯許止事容有商量然於聖人作經之大義則惡深得之不可易也

靈公之弑趙盾實爲首謀而下手者穿耳是以在當時董狐已直書以弑君此自史氏舊文初非聖人之特筆也至胡氏推言其義則乃以謂假令盾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宗之

成乎弑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而至於禽獸者幾希竊謂此事聖人只因史氏舊文直據當時實跡筆之於策以垂戒而已初非推見至隱如胡氏之云且令盾眞不與聞乎故則雖縱賊不討而有今將之心聖人恐不當捨寗不問而直蔽罪於盾也胡氏之說大意雖得而尚不免推之過分要不若歐公之簡直也

董孤所謂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正以此證其與聞乎

故耳其意本自分明左氏不察遂以盾之罪止於不越境不討賊則已迂矣其引仲尼之語尤誕妄錢牧齋曲爲左氏解辭費而義不明不可信也

許止事不詳當時實跡如何而且以三傳所記論之君父之病不愼藥物遂至於大故雖無邪心而罪則大矣聖人於此容有特筆以垂法戒此與趙盾只以不越境不討賊而被弑君之罪者較不同然不愼藥物之罪終與故犯有間若直斷以弑君則亦未知其果如何耳

象村彙言中論胡氏論語說中先發後聞之說曰弑

君之賊雖曰人得以討孔子於其時直致仕之一大夫也非有南面之權方伯連帥之職烏得以先發後聞哉此不察胡氏所云本指魯而言耳非謂仲尼可以先發後聞也蓋程子於此事有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語故胡氏因有此說朱子於或問旣以此二說參互論之而小註雲峰胡氏亦明言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象村似皆未考也大抵先輩之高明有文章者往往考證不詳而輕於立論彙言中似此者多

谿谷漫筆考證較詳密而所論亦多可疑如論陽明

禪學處非惟不識聖學亦似不識禪學者

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謂靜者指正與義也朱子說如此當時南軒東萊皆以此說爲疑謂中正仁義各有動靜所謂靜者指中正仁義之未發不當指正與義爲靜朱子嘗辨其不然蓋此義如南軒東萊說自平順故讀者或不能無疑於朱子說然朱子之訓必如此者蓋以中正仁義即五行之象中仁是木火陽也動也正義是金水陰也靜也須如此分排方爲齊整而一篇義意首尾通貫無復滲漏矣若不如此分排則便與上文

所以二兩儀五行者不相應而無以見理象一貫之
妙矣朱子說豈若然哉以下未詳何年所錄
朱子答林德久書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大學明
德註虛靈二字人多分屬理氣非朱子本意
率性之道一句深體究之便見合內外之妙蓋自性
而言萬事萬物之理固莫不備具於其中而自事
物而言其當然不易之理又莫不各具於上面如
老者便帶得安之之理少者便帶得懷之之理朋
友便帶得信之之理推之萬物莫不皆然然在事
物者又非自此性推出去也具乎性者非與事物

蠢同蠢合也只是一理貫通無內外無彼此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語之誤正在於以知覺言性盖以理言之萬物雖同出一原而其所賦之偏全則人與物何可同也若無論偏全而謂其所得以爲性者同此一理也則不獨含靈之物而雖植物之無情亦爲然矣今其說止於禽獸而不能通乎草木者正亦以知覺爲性故耳

大學致知之知與義非難曉也而章句特訓云猶識也舊頗疑之近來又恐以別於仁智之智也盖凡經書知字多是智字論語中庸易傳類皆然獨孟

子貢數處直作智耳朱子恐人以此知字亦作智
看故特訓之如[illegible]
吳伯豐朱門之顔淵也勉齋其曾氏乎李敬子如仲
弓陳北溪如子貢
趙文正之倡[illegible]表準李文純之沈潛關辨李文成之
博達思[illegible]爲本朝儒賢之最

[illegible]卷之三十四[illegible]

